

群眾讀物之二：伯人編

（時事類）

抗戰期中

邊方人民的生活

晉察冀邊區教育陣地社出版



羣衆讀物之二：伯人編

（抗戰期中）

大後方人民的生活

編輯

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編審委員會

出版

晉察冀邊區教育陣地社

發行

晉察冀邊區新華書店

定價

元

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出版

抗戰期中大後方人民的生活

國民黨統治下的大後方，人民的生活，是苦悶、餓與死亡；另一方面，大軍閥官僚，却是荒淫與無恥；我們現在搜集些新華社的消息，和國民黨官方報紙上，透露出來一點一滴的消息，告訴大家，看看國民黨反動派究竟是一付什麼樣的人像？

一 工人苦力活不了

板車工人生活苦

三十二年，重慶板車工人：好運氣一天頂多能掙三十來塊錢。平時一拉合計就是二十多塊錢，而一天的開支，起碼也得：——穿一雙草鞋去洋五元，在草棚棧房裏睡一宿連上吃飯（吃飽要五碗）就得二十五元，兩碟鹹菜二元，旱烟三元，合算起來至少三十八元，這只是養活自個，還差這麼遠，又想什麼辦法呢？唯一辦法，那只有把飯量減少，吃一碗兩碗的，乾的吃不起吃稀的，肚子實在餓極了，把褲帶勒緊點，腰包裏一文錢也沒有時，就白瞪眼吧，乾脆不吃。

遇到下雨天，半天功夫，就會把草鞋穿破，沒法還得赤着腳板幹活，假使遇到害病

，就算活倒霉，不要說請醫生看病，藥吃了，把自個的命運，交給那不可知的天，家小更照顧不過來，只好不想他讓他們去瞎混罷！

要想幹活幹不成

大後方的農村，貧苦農民破產了，流到城市裏來找活的，可是作工的地方少，做工的人多，失業恐慌一天比一天嚴重，甘肅蘭州官方採取了，凡是沒有在工會的「野工」「野力」，都被取締不許做工，重慶市政府，辦一個救濟院習藝所，把要飯的游民，苦力工人貧苦學生都抓進去，人多時達到六百八十餘人，一天只給兩頓飯，晚上圍着稻草過夜，冷風吹透你的骨頭，也沒人理，由於人多地方小，害疥瘡的佔了十分之六七，今年一二月裏面，死了四五百人，這真是人間地獄！不把窮人當人看。

強制勞動受壓迫

再說當一個工人，靠自己的勞力和血汗，掙一盤飯吃，也該有作活的自由呀！誰知事情却不是這樣國民黨政府行政院三二年四月八日頒佈了「非常時期廠礦工人受僱解僱辦法。」把工人的手脚捆得死死的，新工人的工資從最低的起支你嫌工錢小嗎？也不讓你隨便走，不到害病老死，廠方和礦主是不放手的。工人們只有心裏着急，活著受罪。

（以上材料編自大公報新蜀報）

工人生命當狗屠

二月二十前後，重慶發生了特務田凱，夥同「保安隊警」槍殺電力工人胡世合的慘案，本來胡世合是奉命去中韓文化協會飲食部剪綫的，因為他們接綫偷電，變壓器負荷過重，怕發生危險。該飲食部職員却指示茶房毆打工人並扭送警局，經調解後，飲食部又私自接火，第二天再派人剪綫，當場就發生了爭執，飲食部經理吳漢治，指使爪牙毆打工人，並高呼「打死人有我經理負責」，這時又來了大批的所謂「保安隊警」幫同動手，特務田凱就掏出手槍，向胡世合開槍，並把吳興方劉振基張光榮三個受傷工人押至「保安隊部」大家想想看，在堂堂的陪都，特務竟這樣橫行欺侮工人簡直沒有把他當作一個人看呵！在這事發生後，中韓文化協會飲食部反氣勢洶洶的在商務和掃蕩報上登啓事竟誣譏工人「挾嫌搗毀移屍盤据」，市警察局長又替兇手掩飾說：「走火誤傷」，而田凱竟公然大模大樣的宣佈：「硬是開槍射擊」，這是什麼意思呢？田凱骨子裏，就是仗着國民黨的特務政策，誰不知道重慶的九妖（么）十八怪（凱）簡直是人人聽了看了沒有不寒心的。所以在公祭胡世合中去了八萬多人，全市轟動一時，吊客們哀痛的說道：「這是什麼世界。人當狗屠，且看如此社會，大把人吃！」同時又看到死者的妻子，悲哀的坐在棺材的旁邊，懷抱着營養不良，異常瘦弱的小滿一歲的小孩，更引起吊着無限的悲哀

，因而在輓聯中又有人憤怒的說道：「仗勢力惡徒行兇，我看你橫行幾時？」（編自新華社三四年三日重慶通訊）

二 農民的慘象

租子押金高得太怕人了！

在每年當着新穀下來的時候，大家會想到了這一下農民該嘗點新了，該吃頓飽飯了，誰知……誰知我們親眼所見到的却是佃戶被迫着將使喚的耕牛和農具，也拿去出賣了，來補足地主的租谷。歇馬場（四川巴縣）這一帶的租谷，是每畝收谷一石，交租七斗五升，佃戶只能得到二斗五升，這本來已經高得怕人了，現在還要隨便加租，（什麼高粱租豆租工作租等）加押的往年每畝地租金十元，竟加到五〇〇元到六〇〇元，比如租種二三十畝地的租額，就得付一萬元到二萬元的押金，一般的佃戶，無論如何也負擔不起的。

地主隨意奪佃

因為租額和押金太高，不少的佃戶才被迫離開自己耕種的土地，把地還給東家，自己則淚潸潸的流落到城市去，到去處不可知的地方去謀找生活，那種痛苦的日子，我

們還能想像嗎？內江縣那裏，地主逼着佃戶交糧押金，數目字超過了抗戰前的十倍以上，佃戶稍爲有點不順眼，就遭到地主的奪佃，重慶周圍的農村也是這般情形，甚至地主也以狡猾的手段，撈出比原價高三倍到十倍的租押錢，把地收回來又以更高的租額轉佃出去，二代三代的老佃戶，奪佃的事情，還是普遍發生。

高利貸重利剝削

據中國農民銀行的調查，大意是說：「在一九四一年四川的農民，平均起來，每年可以收入一、四五四元，而總的支出，就要一、七九四元，不夠的，三三六元，怎麼辦呢？那只好向有分的人去借了」，可是在物價不斷上漲的時候，借錢是不容易的，地主和放高利貸的人，乘機更加剝削窮人「川西一個縣裏有一種叫『場期利』，三天一場，每場○○元扣除利息十元，其他日利也大都百分之十到五十，可憐的農民，還把他當『救急散』呢」？在大後方都是如此的情況下，福建閩侯一個公民林吉農等人給政府一併請願書，要求嚴禁高利貸，他指出：由於土豪劣紳重利盤剝老鄉，一年之內，子金竟比本錢高幾倍，老百姓在遇到購買籽種肥料及疾病姻喪的事情，不能不向放高利貸的人借，因之傾家蕩產賣老孀賣兒女的慘事可多啦！……」

土地日漸集中

大後方農村，在大地主老財軍閥官僚們統治壓榨下，是一天一天地走向飢餓破產和死亡的道路。這悲慘的生活是令人痛心的。可是這批灰人們，乘機大發國難財，拿錢去買糧食買上地，據說有一個縣裏，被某一幾年把地買完了，並且有權有勢的人，在四川雲南那兒，大量圈佔荒地，芒市一家姓龔的，竟圈地五萬畝以上，這事情真正使人忿憤呵！

黑暗的農村

飢餓和黑暗，整個地籠罩了大後方的農村，為征壯丁當兵，鄉長鄉辦的事情，各村皆有，在田賦上搗鬼剝削農民，是鄉長鄉丁們的拿手好戲，縱賭抽頭，迫賣假煙，侵吃公產，濫派款項和糧米，不論那兒都會有這樣的事實，更有利害的是雲南日報登的青龍鄉長盧文造，因為一點小嫌，殘殺恭家坪的住民恭家志，鄉長誣譎他是「匪」，用非刑酷打，當場斃命，鄉長又賄賂縣府，被害的恭家又吃了一場大虧，川龍鄉一個甲長，某某因過去出名保過他人當鄉長，就不順現在這個鄉長的意，今年三月，拿着欠送軍米一升的理由，就派兵把他綁斃，打得死去活來，甲長的妻妾，氣極之下當夜死了，萬惡的鄉長還不甘心。又罰洋五〇〇元，把人放了回去……

三 當兵苦

王保山家破人亡

王保山是四川中和場的人，五十多歲的老頭子了，家裏生活非常困難，民國二十八年，自個一個獨子，也被國民黨抓去當了兵，六年多，毫無音信，兒媳婦被生活所迫，不得不改嫁，剩下孤伶伶的十歲女兒，就和他的爺爺奶奶靠扎掃帚過生活，一天只喝兩頓稀糊糊，勉強地拖着一口氣，不料去年二月，老頭上石羊鄉去趕集，在半道又被國民黨軍隊扒走，剃了鬍子充當壯丁，這一下家裏婆孫二人，生活無靠，只好含着眼淚流浪各地去要飯吃……

當兵的在活受罪

何楷中還是十三歲的小娃娃，就當了戰鬥兵，個子沒有槍桿高呢！成天價挨打受罵，又有什麼辦法？當官的可以吃空餉，剝削士兵，日子過得挺舒適就只是苦了當小兵的啦！雲南日報一個記者說：「我由重慶到巴東，經過巫山，那裏梨子很好，我買了幾個，剛把梨皮削去，忽見兩船的志願兵中，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兵，很快拾起梨皮就吃，問他的原因，才知道他們每天只有兩頓稀飯充飢，在國民黨軍隊裏面，要數青年軍最受優

待」的了，一個青年小夥子，進去不久，就少了十五磅肉，每餐是清水煮蘿蔔，當兵的生活是；一天洗個臉也得跑里多地，平時不准隨便請假，一個月的薪餉不夠剃一次頭，鞋穿破了還不准換新的（是從家裡帶來的）還給他取個好聽的名字叫「腳踏實地」。

抗戰軍人家屬的悲慘生活

前年桂林掃蕩報（國民黨的報紙）登了一個軍人李一新的信，意思是說：「我是河南鞏縣人，去年接到家裏一封掛號信，說家鄉遭了旱災，困難和淒慘的情形是幾年來所沒有的，老百姓把樹皮草根吃完了，官府也不管，餓死的人到處都是。我的一個弟弟，有一天出門去，竟被餓餓的鄉民，抓著殺來吃了，可憐家裏年邁蒼蒼的母親，聽到了這個悲痛的消息，想著活，去沒意思，竟上吊死了，現在剩下父親和小妹妹，沒法過，準備拚着命，逃到遠處的地方去找一口飯吃，……」

不打日寇打內戰，士兵們不願意

抗戰裏面，國民黨的反動派從武漢失守後，就消極抗戰，專門找磨擦，反對人民反對堅決抗日的共產黨八路軍，當兵和誰不仇恨日本鬼子呢？（下級軍官大部份也願抗日）可是國民黨反動派不把他們當作敵人，去年中原戰役長沙廣西的戰事，老是退，老是打敗仗，就是國民黨反動派不讓打，所以有當兵八年沒有見過日本鬼子的，日寇宣佈投降

後，何應欽當了反共反人民的總司令，忙把軍隊，從四川從雲南從貴州開出來，浩浩蕩蕩的要殺向解放區，當兵的想着真冤枉，八路軍新四軍抗戰八年對國家對人民有很大的功勞，今天反轉去打他，同時自己也遠遠地離開家鄉，不能過和平日子，所以打仗不起勁，找到機會就逃跑或者是戰場起義，這棒槌的事情，一天天的多了。

四 學生苦痛多

生活受痛苦

三十二年，昆明各地的學主每月夥食二百三十元，折合每天才七塊半，只可以在大飯館裏面吃半碗麵，（新蜀報）江西廣東等地的學生，一到夏天就光着赤腳板，開展所謂赤足運動生活萬般困苦下。（正氣日報廣西日報）國立中山大學同學發起了「飽」和「光」的要求，他們需要吃飽！需要有燈光好念書，要求政府當局多發點錢因為米太貴了，要求燈油費改為實物，每天一兩。（見桂林大公報五月二十六日通訊）

愛國不自由

同學們在愛國的熱忱和抗日工作上，是怎麼樣一回事，請看重慶沙坪壩十四個大學的同學，自個談的意見吧！

「大後方的學生，在武漢沒有丟掉之前，還能進行抗日工作，以後就慢慢地不行了，並且有少數的學生，幹起壞事來，打牌喝酒，聊天談女人；爲什麼一個有用的青年，會幹那不該幹的事呢？就是國民黨反動派壓迫學生——把你的嘴封着，不准說正經話，手和心也被限制着，叫你不要做不要想那戰時青年應該做的和想的事情……同學們一致的要求把種種金鑑圖解除掉」……「曾經有一個學生，在校裏號召大家起來反對國民黨反動派不抗日，專門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叫國民黨政府廢除一黨專政實行民生，誰知學校當局反轉支使壞學生毒毒的打他一頓，事後，學校更把他開除了。」國民黨更以「黨化教育」（就是奴化教育）企圖毒害與毀滅青年，去年美國副大總統華萊士先生來華時，成都的大學生給他的信上就明白寫着：從一九四〇年起，國民黨就派成千的特務到各大中學去，監視與限制教員和學生，贊成自由研究學問的先生和學生被驅逐和開除的很多，重慶西安的勞動黨」就關着不少的學生。

國民黨如此「愛護青年」

去年，長沙失守後，廣西桂林，就開始疏散人口，其時廣西大學正逼着進行考試，同學們羣起反對，鬧開學潮，校長職員夾着屁股跑了，扔下一大羣人，成天悶在驚惶中生活着。

學校裏的圖書儀器也不管却把學校的汽車拿去運客商作買賣，同學們爲了搶車逃走，發生不少的慘案。

最難過的事情是同學們吃飯困難，有選修班兩個女生，兩三天沒吃飯，餓倒在床上，後來被同學看見，才買兩碗麵給他吃，有兩個鄉下的裁縫老，看見這情形，準備等他到了餓得無法時，便要他做小老婆。

學校裏特務橫行，警察隊槍殺學生

這裏我們節錄幾段成都市中學生爲了本校十月三十日慘案，向全國同學和同胞的控訴書：

「很久以來，我們市中就混進了少數特殊學生，他們很少上課聽課，玩手槍，調戲女同學，欺侮男同學，監視教職員，就是他們唯一的目的，學校當局對他們從來就只能採取放任態度。而有特殊背景，負責管制學生思想行動的軍訓教官，則更是從旁加以主使和鼓動。」

在這慘案之前，特務份子就在學校中幹了不少的壞事。

起初，痛打過一個女同學的哥哥，爲開竊電燈一點小事打傷了保管職員李家福，反對學校逼迫高一班同學離校，這些事情，政府都極力支持，說特務幹得好，不准開除學

籍，「他們回校以後，更加驕橫，任意胡爲，開始就公然割斷女生部電綫，使得全體女同學不能自習。」又每在晚上有空襲警報時，他們三兩成羣，在女同學中橫行直闖，用最下流的言詞侮辱她們，「撕毀同學壁報，破壞伙食公物，質問他的同學，反轉挨了一頓打，這樣無法無天的事情，誰不憤恨他入骨呢。」

可是學校當局在政府壓迫下，竟對同學說：「你們再鬧下去，得受武力鎮壓」，這消息傳出後，許多小同學痛哭起來，使我們不了解，爲什麼有背景的學生，三民主義青年團員，就可以不守法呢？……

請願的結果，得到的是血淋淋的屠殺和鎮壓！「十月三十一日下午五時，省警察局長兼成都特務頭子——方超親率黃衣警士一千二百餘名荷槍實彈，並携有輕重機槍，真是如臨大敵的把本校包圍得水洩不通」，同學們在質問方超時，「方超惱羞成怒，立即下令警察向數百徒手青年孩子衝鋒，警察們以刺刀，槍托直撲過來，逢人便打，見爬牆的便一刺刀挑下來，見奔逃的，便一槍托撲上去，一時痛慘的呼號震天，血淋的鮮血遍地，最可憐的是初中的小同學和女生，他們看到槍刀，一起都嚇得臥倒下來，警察特務們，則狼心狗肺的從他們身上踐踏過去，在打殺過後把學生手上的戒指，手錶袋裏的錢都搜掠一空，更卑鄙的污辱了毫無抵抗力的女生，還很滿意的說：「今天把女學生康

了「一逼」了，真當打牙祭」，慘案結果，受傷三十餘人，重傷十餘人，一個女生因為傷重，送到醫院去就快死了，慘案之後，政府更非法逮捕四十多個學生，是縛着手銬帶去的。抓到土牢裏，凍餓三天還咬你一口是「異黨份子」，更無理地發出佈告，說：「市中同學再不改過順從，當一律送遠征軍」。

——國民黨反動派對青年就是這樣！

五 公務員的生活

黃昭無法送幼兒

彭錫光受窮上吊

恐怕有人不會相信，在國民黨統治區當一個公務員（俗語說的小官）也會窮得上吊和賣兒賣女的，下面就是鐵的事實，請大家看看——

國民政府糧食部的職員彭錫光掙的薪資，還不够養活自己和家小，又不忍看着當父母親的和老婆娃娃先死下的慘象，所以就尋了短見，在求精中學校內上吊死了。（這是益世報登的消息）另外貴州日報又登了一個，是電政局工程師黃昭送兒的啓事，意思是說：「自己很不幸，養活的娃娃太多了，假使都留在家裏嗎！自己又不會想辦法發財

，掙的薪資很少，養活不了他們……現在的光景，一天比一天的難過，全家人的生命快都有餓死的危險，我不來不願把這不好向人說的話裝在肚裏……爲了保全國家後一代的主人，我願意把我的六歲幼兒，送給有錢的人們作他的兒子。」

呵！爲什麼國民黨統治下會有這些事情發生呢？因爲國民黨反動派只是替很少幾個大地主大資本家謀利益，你一個小職員——狗腿，那把牠瞧上眼啦！

前年在國民黨政府裏，關於公務員的薪資：當一個特任官一月得四千五百元，簡任官二千八百八十元，荐任官一千四百元，委任官一千〇二十元，僱員八百三十五元，一切的費用津貼都在裏面，這點錢發下時，是按市場公價來購買糧食品發的，而事實上是按官價買，東西就買不到手，到黑市去買嗎？價錢卻高得多了，有這樣一個矛盾，所以公務員的生活就不好過了。一天早晨吃稀粥白開水和水無油草樣的菜，上班後不到十一點鐘，肚子就怪叫起來，只好忍耐呀，做效甘地絕食的辦法，當然你要想買書看戲害病請醫生揀藥吃，就難談了，不少的職員，棄職逃跑了跑去作買賣，拉洋車擺小攤也行，甚至像上面說那悲慘的事情，也常發生。（此節編自新蜀報與新華日報）

六 婦嬰待救·兒童普遍失學

「現代婦女」上，有一個充滿了，血和淚的數字，他說廣西桂林等十二縣市有二千四百七十四名妓女，她們都是被生活所迫，才墮落到幹那賈淫的勾當，大都知道，當妓女的生活艱難，肉體痛苦，在血淚交織中悲哀地過着夜的生活，然而，他們每年還要給政府捐稅百五十九萬六千九百三十四元，另外在湖南衡市的妓女據人說有一萬多，官方的統計是三千多，而衡市的人口，總共不過二十一萬多人。

兒童普遍失學：現在就是中等人家的子女，也很難上得起校了，到學校念書，還得靠人情，僥倖到了學校，一切的花消費用又大，當父母親的焦頭沒辦法……所以失學兒童就多起來了，這批兒童到街上小書攤上租借點殘環圖畫來看，或是偷偷地溜進戲園站著優看，即封建的灰東西，叫也叫不走是常事，不少的髒東西開始裝在小孩的頭腦裏。貴州日報上說：「現在常常聽到或是看到溺嬰棄嬰墮胎的事情，」雖然官府也提出要注意這件事，可是老百姓生活困難逼得沒法，又怎麼不會幹那傷心而又不人道的事呢？（這些事情發生的時間在三十二年）